

正面抗日战场

【第二部】

中国第一部全民开放解说正面抗日战史
全面揭密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

烽火大地

关河五十州/著

 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抗日战场【第二部】

火大地

关河五十州/著

中国第一部全民开放解说正面抗日战史
全面揭密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

 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正面抗日战场. 第 2 部, 烽火大地/关河五十州著. —武汉: 武汉出版社, 2010. 12

ISBN 978-7-5430-5410-3

I. ①正… II. ①关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2256 号

著 者: 关河五十州

责任编辑: 雷方家

封面设计: 吉 安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85606403 85600625

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21 字 数: 450 千字 插 页: 2

版 次: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8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联系电话: 027-88661135

序 言

十五年前，在武汉珞珈山。

到处都是樱花，雪白的，粉红的。花衬着人的笑脸，人映着花的颜色。很多人游观，很多人走过，其中也包括我。

是谁种了这些花树？

说出来是很煞风景的事。那是更早的年代，一群来自东瀛岛国的日本人，更确切地说，一群日本军人留下的“纪念”。

十五年后，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，论坛上有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你写抗战会从东北开始。

确实，我们记忆中的抗战，一直都是与卢沟桥的那声枪响牵连在一起的。

于是，我再次想起了珞珈山上盛开的那些樱花。

东北有肥沃的黑土地，他们要把樱花种在黑土地上，接下来，还会继续栽种到北京，到上海，到武汉……

事实就是这么简单，但又不止这么简单。

樱花不美吗？很美，但那不是属于我们的。

在绚烂的樱花树下，他们准备收获我们的果实，然后传播他们的文化。

没有意外的话，我们将世代成为他们的贱民。

但“意外”还是发生了，那些不甘屈服的东北男人最早做出了反抗。东北军的最高首领张氏父子甚至为此付出了差不多一生的代价，而这一切，就是为了四

个字：抗日御侮。

从第一个提着枪的日本人踏上中国领土起，从第一个跃身而起进行反抗的中国人起，抗战就已经开始了。

我期望这个时间点能被大家记住，尽管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“历史观”，尽管它可能被正史的微微一笑所忽略。

即使再缩短一些，从日本兵在皇姑屯埋下炸药开始，到“七七事变”，此间也已历九年。它的时间范围，仍然超过了我们通常所熟知的“八年抗战”。

事实上，我们的反抗从未完全停止过。

然而国土仍然在一天天沦丧。

为什么当卢沟桥一声枪响时，日军就能直接对北京形成包抄之势？

那是因为在在此之前，他们已经占领了长城以北！

“今日欲救日本，即不能救中国”。这句“名言”是当年日本人当着面讲出来的。他们一定要灭亡中国，灭亡我们的文化和传统，这才导致了国人忍无可忍，抗战至此全面爆发。

今天，无论官方，还是民间，对抗战都有一个基本的看法，即共产党坚持了敌后战场，国民党主持了正面战场，而这个正面战场，也不是发端于卢沟桥，事实上，早在上海淞沪会战、长城抗战时，中日政府军队就已经较量过多次了。

忽然又想起了珞珈山的樱花。

就我所知，现在还有游客穿着和服在花丛中拍照留影。

无论赏花，还是拍照，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有问题的是，我们不应该忘记，当日本军人在山上栽种樱花时，我们的先辈曾做过怎样的浴血抵抗，中国离被灭亡的命运也仅仅只相差半步之遥。

是为记。



目录

第一章 从巷战到野战 / 001

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素称比陆军都强，可是却屡战屡败。下元亲自上阵，他的运气会比海军陆战队更好吗？在淞沪会战中，实力强悍的「两师一总队」属中央军精锐，却划归作为地方军的 19 路军指挥，其中到底有何玄妙？

陆战队的命门 / 003

折戟蕴藻浜 / 004

.....

第二章 最激烈的战斗 / 014

植田替换了下元，带来了新的作战思路。在具有决战性质的庙行大战中，张治中陷入了困境，他是怎样带着他的黄埔弟子转危为安的？

坦克车的滑铁卢 / 015

改弦易辙 / 017

.....

第三章 鹿死谁手 / 029

中国要把上海争端提交国联大会讨论，遭到日本的阻挠，面临着搁浅的危险，中国外交官颜惠庆力挽狂澜。日本战事不利，只得重新更换主帅，在新的主帅到来之前，植田发起了最后一击。

波音大侠 / 030

国联会场上发生的奇迹 / 034

.....

第四章 冲出生死线 / 059

在白川上任时，离国联召开特别大会只有四天时间。白川必须在四天之内，击溃甚至消灭上海的中国军队，他将如何决策？面对不利局面，蔡廷锴又是如何应对的？

白川的制胜之道 / 060

“军神”之死 / 063

.....

第五章 遍地英雄 / 104

关东军继续向黑龙江推进。随着江桥抗战的打响，东北大地上固有的血气之勇和阳刚之气渐渐苏醒，英雄纷纷诞生，他们或用正规战，或用游击战，与日军拼死搏杀。后“九·一八”时代，实在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。

二马占海 / 105

英雄聚首 / 109

.....

第六章 东北调查 / 134

李顿调查团进入东北调查，日本为这次调查添设障碍，增加难题，调查团与之斗智斗勇，最终揭开了“九·一八”与伪满真相。投靠伪满的马占山迷途知返，在日本人那里狂捞一票后，从容“越狱”而走。

人满问题 / 135

制造民意 / 137

.....

第七章 东京血案 / 158

犬养内阁对东北还是持“保守”政策的，“五·一五事件”却完全改变了这一轨迹。日本军人袭杀了犬养首相，准备以军人内阁取代政党内阁。东京一片血雨腥风。

血盟团 / 158

枪杀“非国民” / 161

.....

第八章 没有硝烟的战争 / 169

围绕着调查团报告书，中日在国联展开了一场外交大战。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也是一场谁都输不起的战争。此次，中国外交家演绎了属于自己的外交传奇，而日本最终选择了退出国联。

超级恶人 / 170

李顿报告书 / 172

.....

第九章 燃烧的黑土地 / 194

马占山二次复出后，很多旧部已难召回，军力大不如前，他再展名将风采，化解所处困境。作为东北抗战史上的经典战例，镜泊湖连环战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。

伏击专家 / 195

连环战 / 202

.....

第十章 欲别故乡难 / 226

在重兵围困之下，马占山陷入绝境。东北的各路英豪在抗日大旗下向日军发起反击。英雄们在东北的浴血生涯，将注定成为他们人生史册上最动人、最闪亮的一页。

虎口脱险 / 227

关东军大改组 / 230

.....

第十一章 山海关外的枪声 / 246

日本在占领东北三省后，尤嫌不足，向山海关继续推进。大敌当前，国民党高层内部却存在着不可为外人道的矛盾纠葛，蒋介石给张学良提出的上中下三策，究竟有何含义？

苛政猛于虎 / 248

上中下三策 / 250

.....

第十二章 保卫热河 / 257

热河之战一触即发，日本参谋本部却一反常态地谨慎起来。作为关东军司令官，武藤需要使尽手段，改变参谋本部的意见。张学良调兵遣将，连从东北撤回的东北义勇军都尽数参战，为什么还是失败了？

到前线去 / 258

武藤押宝 / 259

.....

第十三章 棋逢对手 / 268

热河失陷，蒋介石不得不调军北上，开始了长城抗战。在这场战役中，担任防守的东北军，是曾在北大营被日军追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的部队，替换张学良上场指挥的何应钦能做得更好吗？

艰难的考题 / 269

收复冷口 / 272

……

第十四章 血战古北口 / 286

在日军即将兵临古北口之前，守军内部发生了争执。作为中央军守将，关麟征和杜聿明在性格和战术上有着很大的分歧。古北口七勇士听不到“集结号”，至死不退，让日军都为之折服。

窝里斗 / 286

失陷将军楼 / 295

……

第十五章 中国武士 / 308

又一个“小孟尝”何成浚那样的人物即将出现，就是他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纵横术，推出了一支在抗日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部队，并与他的兄弟们演绎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情仇故事。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，那些人。


奇人萧大哥 / 309

重建西北军 / 311

……

第一章 从巷战到野战

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素称比陆军都强，可是却屡战屡败。下元亲自上阵，他的运气会比海军陆战队更好吗？在淞沪会战中，实力强悍的「两师一总队」属中央军精锐，却划归作为地方军的19路军指挥，其中到底有何玄妙？



在下元眼里，吴淞要塞似乎完全不值一提，但实际上海军陆战队已经在这里吃过苦头了。

佐世保特别陆战队提前一天登陆。他们上岸后想起久留米旅团马上要来，就打算给后者开一条宽敞一点的道——倒不是双方一下子变得亲密无间了，而纯粹是面子问题，要证明自己在上海滩是吃得开的。

他们本来一度也占领了张华浜，可是占领之后虚荣心膨胀，又准备把吴淞给顺势拿下来。

现在把守吴淞的，是19路军勇将翁照垣和他的156旅。

老翁原来是守闸北的，自从副师长谭启秀接任要塞司令后，他就奉令带着人马来到了吴淞和宝山。

佐世保陆战队得知对手是在闸北一战成名的翁照垣，自然不敢小觑。

先打炮，吓吓他们。

陆战队集中40门火炮，“咣当咣当”地朝守军阵地就是一顿乱轰。

这招叫做杀威棒。

炮击之后，前方浓烟滚滚，为进攻提供了极好的掩护条件。可就这样，他们还是觉得不牢靠。

坦克车呢？快上来，我们跟着你走。

陆战队一共 3000 人，派出 2000，跟在坦克车后面，一步步地前进。

阵势这么隆重，你猜最前沿阵地上的守军有多少？

一共才一个连（赵金声连）。

虽然才一个连，可这是翁照垣带出来的连，猛得很。

当然，再猛，也不是变形金刚做的，都是血肉之躯。经过一个小时的苦战，赵金声连伤亡过半，不得不向后转移。

按理说，陆战队以众敌寡，尽管胜之不武，但也可以见好就收了。未料这帮家伙大概以前就没怎么赢过，竟然还想“扩大战果”，在后面一个劲儿地穷追不舍。

连长赵金声跑着跑着，火了。

给你三分颜色，就要蹬鼻子上脸，准备开染房了是吧。

不撤了，回去！

赵金声从剩下的 40 个人中抽出几个人，迎着日军又回来了。

去拼命？

才没那么傻呢。

他们借助于对地形的熟悉，绕了一个圈，转到陆战队的旁边来了。

到了那里，赵金声二话不说，端起一挺轻机枪，眼睛眨都不眨，朝着日军就扫了过去。

要不怎么说是翁照垣带出来的呢，骨子里都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猛张飞劲头儿。

就是这一梭子，打倒了一排鬼子兵不算，还把陆战队给打成了两截，前后分离开来。

中埋伏了！

这是佐世保陆战队的本能反应，队伍乱成了一锅粥。

说起来，这群小子真是给海军丢脸，2000 人，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，跟我们印象中的武士道精神完全对不上号。前半段的尚未完全反应过来，后半段的已经脚底抹油，拼着命逃了。

被他们“追击”的战士一看，还等什么，配合着“伏兵”一起追啊。

陆战队一路狂奔，把到手的张华滨又丢了。

40 个人，打退了以坦克车开道的 2000 人陆战队，特大新闻啊。当天，上海的英美报纸就用醒目标题进行了报道，英雄赵金声一时名扬海内外。

这就是久留米旅团上岸后，连陆战队的影子都没看到一个的原因。

可以说，在下元还没来之前，野村已经兜头挨了一棒，也难怪他会在“不服管”的陆军面前变得低声下气了。

不过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一棒其实还不算重，前面还有更大的棒在等着他哩。

陆战队的命门

日本海军之所以在陆军面前说话一直硬不起来，或者换一种说法，野村为什么始终指挥不动下元，归根结底还是自身太软的缘故——别的不说，由海军陆战队担纲的闸北一线就始终打不开局面。

陆战队本应该比陆军更有料嘛，可真打起来就是不济事，怎么回事呢？

但是野村并无多少选择，所谓“作为决定地位”，要想不被陆军看扁，还得继续打呀。

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原先直接指挥陆战队的是鲛岛具重大佐，野村一上来就把他给换掉了，继任者为植松练磨少将。

大佐不行，少将怎么样？

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年）2月8日，闸北守军压力陡然增大。

在植松的指挥下，日本海军陆战队把大炮都搬了出来，数一数，有20多门，瞅准19路军阵地就是一顿猛轰。

轰完了，坦克掩护，步兵冲锋。

战法还是老一套，但双方的情况已经大不一样。

此时由于老蒋以近卫师守卫南京，19路军在上海以外的另外两个师终于被置换出来，并全部被部署到了上海战场。其中，原驻苏州的第60师（沈光汉师）直接进入闸北，与区寿年师一部协同防守。

对手更强了，日本海军陆战队却仍无多大起色。

从博恭到野村，都太看得起他们的陆战队了，以为此辈平时看上去威风凛凛，很像那么回事，其实大谬不然。

这个世上，没有谁是生下来就会打仗的，都是打来打去才学会的。海军陆战队外表是很漂亮，枪法也不赖，但他们常年住在船上，陆地作战的实战经验很少。

那时候打仗，都是要拼命的，所谓“野蛮生长”是也。可是陆战队这帮家伙自从套上海军军服后，也染上了其他海军的毛病，认为自己天生就属于坐在椅子上喝咖啡的，怎么能和那些吃大蒜的陆军一样，龇牙咧嘴地端着刺刀往前冲呢？形象太难看了，成何体统，又能体现什么技术含量？

陆战队，就应该由坦克车“呵护”着，慢慢地向前运动，或者端着枪像平常训练一样找目标射击。

经过前面的交锋，几乎由清一色老兵组成的19路军倒是越打越顺，已经把海军陆战队的进攻模式和弱点所在都摸透了。

看到坦克车过来，没一个怕的。

不管是维克斯，还是那种英国坦克，只要掌握了攻其命门的诀窍，它们跟玩

具车又有什么区别。

区寿年师的官兵这时候还想出了新的办法，他们派人从周围农村背来一捆捆稻草。

不是用来睡觉，而是去“喂”坦克。

晚上，只要你把这些稻草铺在马路上，等到白天就有好戏看了。

坦克车不是大街上的清扫车，轮子或者引擎很容易就会被稻草缠住，马上就动弹不得了。这个时候，事先埋伏好的敢死队乘势杀出，把一捆捆集束手榴弹塞入车内，好好一辆坦克车眼看着就这样报销了。

那坦克车后面不是还跟着陆战队吗，他们就干看着？

没错。

不光干看，这些没胆的家伙竟然还掉转屁股跑了。因为手榴弹不光炸坦克车，也炸他们。

按照 19 路军的回忆，当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表现得可不像他们的陆军兄弟那么有种。作战时，“极怕我军之肉搏”，隔远了打打枪没事，等到前面作为遮挡的坦克车中了招，立刻就慌了神。

守军就看准了陆战队这一缺陷，你不是枪法准吗，我偏不和你比枪法。

在进攻日军一个劲射击的时候，他们都钻到工事下面去了。等到日军逼近防守阵地（“俟其较近”），兜头就是手榴弹，炸完了，上刺刀，肉搏。

陆战队怕的就是肉搏，光吓就能把他们给吓回去。

如是者三，尽管日军当天攻势很猛，“反复冲锋，前仆后继，”但总是光开花不结果，闸北这边愣是没有被敲开过一个口子。

不管怎样，这时候他们毕竟还是攻的一方，等到这一天一过，竟然只有守的份儿了。

折戟蕴藻浜

2月9日。

沈光汉师忽然抽调兵力，迂回到了闸北以北的江湾。

在那里，19路军打出了一记华丽的勾拳。他们从北往南，猛击陆战队的右翼。

其动作之迅速，攻势之猛烈，完全出乎植松少将的意料之外。

原先陆战队虽然进攻无法，但还能保持起码的队形，遭此痛击，又是他们最怕的集团式肉搏打法，短时间内就陷入了一片混乱，哪里还支持得住，只得仓皇后退。

蔡廷锴打出这一记铁拳，可不光是为闸北守军解围那么简单。在 19 路军的对

日作战计划上写得很清楚，是要“乘机将敌压迫于黄浦江畔而歼灭之”的。

你们不是喜欢玩火吗，现在我一个都不落，统统灭了你们。

野村也是懂战术的，植松一告急，他就知道大事不妙。赶快把佐世保特别陆战队调过来。

本来大家说好，这个宝贝是留给下元打吴淞要塞的，可是如今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，野村就顾不得那么多了，一再催促对方赶快到闸北进行增援。

一秒钟都不要耽搁，急速赶到。

佐世保陆战队乘着汽车来了，总算挽救了闸北陆战队的“悲运”，使后者没有被“歼灭之”，可经此重创，海军陆战队整体已成强弩之末。

再进攻已变为不可能，连坦克车都快被炸完了，还怎么冲锋？

幸好大炮还在，还可以向闸北方向打打炮弹。

于是，原先曾经趾高气扬、不可一世的陆战队便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每天就拿这个混日子，交差事。至于火炮发射的效果怎样，谁也顾不得再去理会了。

如此没有上进心，把个一旁的下元看得嘿嘿冷笑。

我早就说过，江湾的问题一定要解决。要是江湾已在我手，19路军又如何能够顺利完成迂回？

野村哑口无言。

其实他不是认为江湾不重要，而是担心久留米旅团兵力太少，恐怕不能成事，想等金泽师团到沪后一道打。

让下元攻吴淞要塞，实际上也是希望先拣软柿子捏，以免大部队到来之前就先伤了元气。

人家真的是为你好啊。

可惜下元并不理解他的这番“苦心”。

陆军和海军那种根深蒂固的矛盾，使他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：除了瞎指挥，恐怕还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、夺了你的功劳吧。

既然给脸不要脸，下元就决定抛开领导闹革命，带着自己的久留米旅团直奔成功之路而去了。

巷战逐渐转向了野战，作战双方都将经历更大的考验。

等到真正打起来，下元才发现野村确实是个好人，至少是个不会说谎的人，因为人家真的一点都没忽悠他。

久留米旅团的对手是驻守江湾的19路军第61师（毛维寿师），此前一直戍守南京。

这个师不强。

不强的意思是——不是一般的强。

19路军有三个师，能把它单独挑出来去拱卫都城南京，当然不是没有道

理的。

这是 19 路军的头块牌子，第一主力师，部队里清一色都是广东老兵。有的人跟着部队一路打过来，究竟打了多少仗恐怕连自己都搞不清楚了，作战经验那是相当丰富。

前面的 78 师（区寿年师）算已经见识过了吧，跟 61 师还差那么一点。

与此相对应，久留米旅团的运气就不是一般的差了。一开场就遇上了这么强悍的对手，也真够它受的。

再回头跑到吴淞去打炮台？或者等第 9 师团来帮忙？

还不得让海军的那帮家伙笑掉大牙，以后还怎么出来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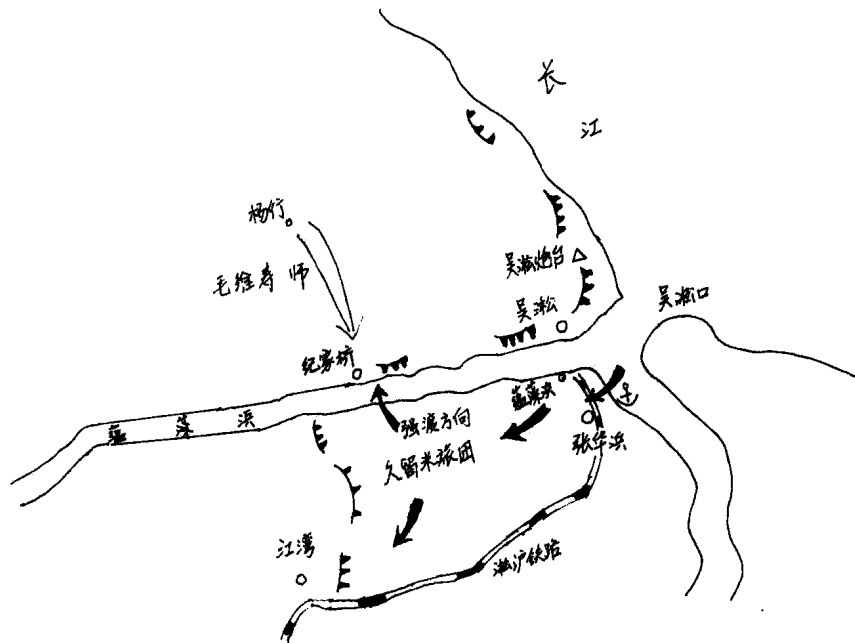
下元终于明白进退维谷、逼上梁山是什么意思了。

闭着眼睛打吧，打到哪里算哪里。

和 19 路军官兵大多数为粤籍不同，61 师师长毛维寿是江西人。这个人打仗还是有两下子的，否则凭他一个外地人也不能在极重乡情的粤军部队里混得顺风顺水。

不过他当时正好生病，不得不由所属 122 旅旅长张炎代替指挥。

在连战四天都无法取得一点进展的情况下，下元决定强渡蕴藻浜。



日本久留米旅团折戟蕴藻浜

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，兄弟我自己动手，画了张《日本久留米旅团折戟蕴藻浜》图。

在这张手绘图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久留米旅团在江湾的正面一直打不开缺口，他就不得不从北边想办法，但北边有蕴藻浜拦着呢。

浜是南方对江河湖泊的一种称呼，比较典型的就是那个闻名遐迩的沙家浜，而蕴藻浜则是上海除黄浦江、苏州河之外的第三大河，与沪宁铁路、淞沪铁路正好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。

蕴藻浜上本来是有桥的，比如从淞沪铁路上的蕴藻浜站到吴淞桥，中间横跨一座蕴藻浜大桥，佐世保陆战队开始就是通过这座桥向翁照垣发起进攻的，可陆战队不是不济事吗，他们被打退了。

翁照垣不傻，还能让你们日本人第二次过河啊，炸药包往桥下一堆，轰隆隆一声响，索性把桥给炸了，这下，就算下元自己想通，愿意按照野村的部署直接攻吴淞也不行了，因为无桥可过。

你看看这个倒霉的家伙，早点听野村的话不好吗，那样还有一座桥可资凭借，现在就得游过去了。

不过即使要游，下元也不打算从吴淞那里游，他看中的是张炎防守的纪家桥。当然，名为纪家桥，那里也早就没桥了，所以非得强渡不行。

按照下元的设想，这次如果能够强渡成功，虽然仍然不能拿江湾正面怎么样，但可以在通过张炎的防区后，从侧面包夹吴淞炮台——退而求其次，江湾拿不下，还是攻吴淞吧。

至于怎么从野村那里重新找脸，自然有的是办法。比如可以这样说，你以为我真的是去打江湾吗，嘿嘿，才不是呢，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打江湾是假，攻吴淞是真，这不是帮你把吴淞炮台给一举拿下了吗。

这种说法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。野战在前面就留了埋伏，他说他进攻江湾，是为了给第九师团开辟登陆点，当时这个借口让野村听得云里雾罩，你直接拿下吴淞炮台不就得了，那是多好的一个登陆点啊。现在绕了一圈，下元又可以理直气壮了，你们海军就知道直来直去，我要开辟的登陆点其实就是吴淞炮台，但要用迂回战术知道吧。

这个世界上，也许只有下元一个人心里明白，他选择强渡蕴藻浜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因为已经没有其它更好的选择了。

就在发起行动的前一天，下元向正在海中航行的第9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发出一份急电。

在这份给自己人的电报中，他说了一句实话：“上海方面告急！”

在发出电报后，这位陆军少将就准备在蕴藻浜实现他最后的机会。

渡河，特别是在敌方部队已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强渡，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。

如果对方倾全力半渡而击，河中间的人一定会死得很难看。

成功的例子不是没有，只是微乎其微，失败的例子倒不胜枚举。

作为一个久经战阵的指挥官，张炎也很清楚蕴藻浜的得失在江湾防守体系中的分量，因此特地在蕴藻浜北岸放置了一个连（人太多了也挤不下），同时在其后进行了多层设防。

但是下元选择偷渡的时机非常好。

那两天忽然起了大雾，并逐渐弥漫了整个河面。

这时候，中国守军严阵以待的心理多多少少都有了一些松懈：好天鬼子都渡不过来，何况这么恶劣的天气？

而这正是下元所想要的。

利用夜晚和大雾的交相掩护，他派出一个工兵中队在河面进行架桥。

到凌晨4点，浮桥架成了。

2月13日清晨，久留米旅团先锋部队越桥渡河。

为了更好地困扰守军，在强渡的过程中，日军又施放了大量烟幕弹。

等到守卫部队发现时，对方已经到了面前。

最有利的阻击时机一错即过。

等到短兵相接，守军并不占优势。原因是在蕴藻浜岸边建工事，与在闸北路口建工事完全是两个概念。

河边又湿又潮，由于地面无足够支撑，你就是在上面再多堆几层沙包，也谈不上有多么牢靠。这也成为河岸工事的一个致命伤。

毕竟是九州这个鬼地方出来的，强渡成功后的鬼子们好像子弹打在身上不会透眼一样，一个个亢奋得不行，哇啦哇啦地怪叫着，横着就一路冲杀过来，没有肯轻易退却的（“势如摧山排海，呼声动天地，数里之内，血肉横飞”）。

短短几个小时之内，据守蕴藻浜的那个连就全部阵亡了。不久之后，纪家桥、姚家湾、钟家宅等几道阵地也先后被日军突破。19路军前沿部队伤亡很大，形势岌岌可危（“势濒危”）。

眼看阵地将要不保，张炎以代理师长身份亲自督战，整师压上，拼着老命才夺回了钟家宅。

为了一个钟家宅，双方肉搏达七八次之多，从手榴弹互甩一直发展到直接拿刺刀互捅，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过去的冷兵器时代。

入暮，下元鸣金收兵，命令部队暂时停止进攻，就地驻扎于姚家湾。

从发起强渡到现在，日军一路狂飙，也需要喘口气了。

作为指挥官的下元本人还是很笃定的。

他知道强渡蕴藻浜是一个关键。如果照今天这个样子打下去，不仅能击败张炎，而且离包抄吴淞也不远了。有什么必要再急吼吼地往前赶呢？

今天晚上，好好休息。

如果大家都能这么安心睡觉，当然没事，问题是有人睡不着觉。